

家园社协同视域下幼儿教师沟通机制的优化及策略研究

刘亚如, 艾映彤*, 田 情, 张 晶, 霍梦梦, 赵婉彬

昆明学院学前与特殊教育学院, 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2日

摘 要

随着我国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 家园社协同育人已经成为落实科学保教的重要方向, 而教师与各方的沟通, 是实现家庭、幼儿园、社区协同育人的重要纽带。本研究通过以L幼儿园教师为研究对象, 探究“家园社”协同视域下幼儿教师沟通机制的现存问题及成因。研究发现, 幼儿教师沟通存在频率无规律、主体互动失衡、内容与需求脱节、信息传递零散等问题, 成因涉及家长教育理念偏差、教师沟通能力不足、幼儿园沟通体系缺失、社区协同意识薄弱等多方面。基于此, 从家长、教师、幼儿园、社区、外部制度方面提出针对性优化策略, 旨在构建系统化、常态化的家园社协同沟通机制, 提升协同育人实效。

关键词

家园社协同, 幼儿教师, 沟通机制, 学前教育

Optimization and Strategy Research on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for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under the Collaborative Perspective of Home, School, and Community

Yaru Liu, Yingtong Ai*, Qing Tian, Jing Zhang, Mengmeng Huo, Wanbin Zhao

School of Pre-School Special Education, Kunming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September 9, 2026; accepted: October 14,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2, 2026

Abstract

With the ongoing advancement of high-quality pre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 collaborative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刘亚如, 艾映彤, 田情, 张晶, 霍梦梦, 赵婉彬. 家园社协同视域下幼儿教师沟通机制的优化及策略研究[J]. 职业教育发展, 2026, 15(10): 344-351. DOI: 10.12677/ve.2026.1510446

education among families, kindergartens, and communities has become a critical direction for implementing scientific childcare and education, with teacher communication serving as a vital link for achieving such collaboration. This study, taking teachers at Kindergarten L as research subjects, investigat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ir causes in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kindergarten-community collaboration.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problems in teacher communication include irregular frequency, imbalanced subject interaction, disconnection between content and needs, and fragmented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with causes involving deviations in parents' educational concepts, insufficient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mong teachers, absence of kindergarten communication systems, and weak community collaboration awareness. Accordingly, targete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from the dimensions of parents, teachers, kindergartens, communities, and external institutions, aiming to construct a systematic and normalized family-kindergarten-community collaborativ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nd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Keywords

Home-Kindergarten Collaboration, Preschool Teachers,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问题提出

《幼儿园工作规程》和《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提出关于幼儿园、家庭、社区共同配合开展教育工作的相关要求[1][2]。《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在第一部分总则里就明确指出：“幼儿园应与家庭、社区密切合作共同为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2]。“家园社”协同育人已成为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实践中仍存在“家弱园强社隐”、协同过程流于形式化等现象[3]。现有研究围绕幼儿教师沟通展开了多维度探索，在沟通本质、沟通困境、影响因素及沟通策略等方面形成了丰富研究成果。但仍存在明显局限，多聚焦于家园双边沟通范畴，针对家园社协同视域下幼儿教师沟通的系统性研究较为薄弱，尚未对该背景下沟通的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进行深入且全面的探究。

幼儿教师沟通机制是指家园社三方为实现协同育人目标，在沟通频率、主体、内容、渠道等方面形成的制度化、常态化运作体系。本研究主要依托布朗芬布伦纳生态系统理论展开分析。生态系统理论提示，幼儿教师沟通行为嵌套于家庭、幼儿园、社区构成的多层环境之中[4]。沟通困境并非单一主体问题，而是微、中、外多个系统联动失调共同所致。该理论贯穿现状诊断、成因分析与路径构建全过程。同时，以 L 幼儿园教师为研究对象，分析家园社协同视域下幼儿教师沟通机制的现实问题，挖掘问题形成的深层原因，构建多方联动的优化策略，以期学前教育领域完善家园社协同沟通体系、提升协同育人质量提供实践参考。

2. 幼儿教师沟通中存在的问题

2.1. 沟通频率缺乏规划，呈现被动化、同质化特征

幼儿教师在家园社协同沟通的频率把控上存在显著现实困境，整体沟通节奏混乱、缺乏科学性与规划性。同时，有研究指出，真正良性的家园沟通本应具备频次的多样性与灵活性，沟通包含集体活动、个体交流等多元载体，兼顾结构化与个体化互动机会[5]，而本研究观察到的同质化沟通恰恰背离了家园

互动应有的生态特征。

在家园沟通层面，日常沟通完全没有固定周期与主动统筹规划，沟通行为大多并非基于幼儿成长跟踪、常态化共育引导的主动需求，而是以幼儿在园出现行为问题、安全问题、学习问题，或是园所发布通知、收集材料、推进专项事务等被动场景为唯一触发点，整体呈现出典型的“无事不沟通、有事才沟通”的滞后化、无规律沟通特征。这种被动式沟通模式，导致日常良性的成长沟通、育儿交流严重缺失，极易让家长形成“只有孩子出问题，老师才会联系”的刻板印象，加剧家长的焦虑情绪，弱化日常共育的信任感。

教师未建立分层分类的个性化沟通体系，面对性格特质、发展水平、行为习惯存在差异的幼儿，以及育儿认知、家庭需求、配合度各不相同的家长，始终采用统一的沟通频次与沟通模式，差异化沟通意识和能力严重不足，沟通频率同质化问题十分突出，无法精准匹配不同家庭、不同幼儿的个性化共育需求，难以实现因材施教、因家施策的共育目标。

2.2. 沟通主体互动失衡，社区参与度显著偏低

在家园社三方协同沟通体系中，各主体互动比例严重失衡，参与积极性和联动效果差距悬殊，整体呈现出“家园沟通紧密、社区沟通薄弱”的畸形格局[3]。从沟通数据来看，教师日常沟通对象高度集中，与幼儿家长的沟通占比达到 65.7%，主要用于日常事务告知、幼儿情况反馈、家园事务对接；与园内同事的沟通占比为 26.3%，多用于班级工作配合、保教经验交流、园内事务协作。而教师与社区工作者、社区育人相关岗位人员的常态化沟通占比仅为 8%，三方沟通主体互动权重严重失衡。从沟通主动性与参与度来看，问题更为突出，多数幼儿教师缺乏园社协同共育的主动意识，没有将社区资源利用、社区联动育人纳入日常沟通工作范畴，仅将沟通工作局限于家园、园内场景。

2.3. 沟通内容与需求脱节，单向输出特征明显

当前家园社协同沟通普遍存在内容适配性不足、供需错位的问题，且长期以教师单向信息输出为主，双向互动、深度交流严重不足，沟通实效性大打折扣。在家园沟通场景中，存在明显的专业转化断层问题，教师掌握系统的学前教育专业知识、科学育儿理念，但在沟通过程中，往往直接输出专业化、理论化的教育内容，未能结合家长的认知水平、文化层次转化为通俗易懂、可落地的育儿方法，导致专业教育内容难以被家长理解和接纳。此外，教师日常传递的幼儿安全须知、在园发展情况、成长培养重点等信息，大多基于园所工作视角出发，未充分调研家长的核心育儿需求、困惑难点，导致信息传递与家长实际需求不匹配，无法有效解决家长的育儿难题。在社园沟通层面，幼儿园与社区合作的各类活动设计、资源对接工作，未充分结合不同年龄段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认知规律和成长需求，活动内容同质化、形式化严重，社区提供的教育资源、服务内容与幼儿园日常保教、幼儿成长培育的实际需求严重脱节，且信息对接存在滞后性、遗漏性，无法实现资源的精准适配、高效利用，园社协同育人的内容价值难以落地。

2.4. 信息传递缺乏系统性，沟通机制尚未制度化

家园社协同沟通工作缺乏规范化、系统化的体系支撑，信息传递杂乱无序，长效沟通机制严重缺失。在信息传递层面，教师开展的家园沟通、园社沟通大多为临时、零散的碎片化信息，内容涵盖日常通知、幼儿突发情况、临时活动安排等，没有对幼儿成长数据、家园共育记录、园社资源对接情况、问题整改情况等内容进行系统化梳理、分类汇总与闭环跟进，沟通信息无台账、无留存、无复盘，难以形成连续性、可追溯的共育信息体系。在制度规范层面，幼儿园尚未建立统一、完善的家园社协同沟通工作标准，对教师的沟通频次、沟通核心内容、沟通对象分层、沟通流程、反馈要求等均无明确、统一的制度

规定,导致教师沟通工作无标准可依、无规范可循,整体沟通工作呈现盲目化、随意化的特点,全凭教师个人经验、时间精力自主把控,沟通质量参差不齐。在长效机制层面,家园社三方主体均未搭建固定的常态化对接平台、定期沟通机制和问题反馈闭环机制,家园沟通缺乏定期复盘、问题跟进机制,园社沟通缺乏定期对接、资源更新机制,三方沟通大多停留在临时事务对接层面。

3. 幼儿教师沟通问题存在原因分析

3.1. 家长层面

(1) 教育理念有偏差,和科学的育儿想法脱节。

部分家长特别看重让孩子提前学语文、数学这些学科知识,把幼儿园阶段教育的重点都搞错了,反而忘了培养孩子的行为习惯、跟小朋友相处的能力这些最核心的目标,这就导致他们跟幼儿园科学的育儿想法对不上,教师讲的专业教育内容他们听不进去,双方在怎么教育孩子的想法上也很难达成一致,这就让幼儿园和家长之间的沟通需求更难匹配上。从家园社协同视角看,家长教育认知偏差不只是家庭内部问题,也反映出家园社协同框架下育儿科普传导链条不畅:社区育儿宣传供给不足,幼儿园面向家长的理念引导手段有限,缺少常态化、分层化家长教育支持,导致家庭很难主动更新育儿观念。

(2) 沟通需求和参与度差别大,增加教师的沟通难度。

部分家长特别关注孩子在幼儿园的情况,要求教师频繁反馈细节,有些家长却很少参与沟通,不主动和教师交流,对教师发的信息、布置的配合任务不及时回应、不积极配合;家长不主动跟教师说自己的个性化需求,没有形成合理的沟通期待,教师无法精准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在家园社互动关系中,家长参与度两极分化会传导至教师、幼儿园层面;高诉求家长挤占教师大量沟通精力,低参与家庭又需要教师反复动员,在缺少社区协助分流的条件下,全部沟通压力集中压在班级教师身上,进一步加剧沟通同质化、被动化。

(3) 主动沟通和配合的意识不够,缺乏家园教育幼儿的参与感。

大多数家长觉得教育孩子只是幼儿园的事,不会主动跟教师说孩子在家的表现、自己在育儿上的困惑,也不积极配合幼儿园的共育任务,很多家园共育的事落不到实处;家长不深入了解幼儿园的政策通知、活动安排,不主动提意见,最后沟通就变成教师单方面发信息、家长被动接收,经常出现信息发出去没效果、家长看到了也不落实的问题。家庭尚未建立“协同参与者”身份认知,把自己定位为教育服务的接收者,而非协同育人的共建主体,造成家园社三方互动起点失衡。

3.2. 教师层面

(1) 对沟通的认识有偏差,协同育人意识不足。

有些教师把和家长、社区的沟通,只当成反馈孩子问题、通知日常事务,没有主动沟通、和各方深度配合教育孩子的意识,还存在“孩子没问题就不用沟通”的错误想法,忽略了沟通在跟踪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教师对和社区协同育人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只把和社区的沟通当成处理具体事务,没有养成常态化配合的意识。

(2) 沟通的专业能力不够,无法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从家园沟通胜任力的构成来看,教师家园沟通胜任力包含认知类、技能类、人际互动类、人格特质类四个维度,认知是基础,认知、技能与人际互动可以通过培训提升[6]。部分教师不会根据不同情况做差异化沟通,无法准确发现孩子的发展特点、家长的教育需求,未掌握按层次、按类型沟通的方法,沟通的次数和内容都大同小异;教师不把专业的教育知识变成通俗易懂的话,导致家长不容易理解,进一

步加深了双方在教育理念上的隔阂；和社区对接资源、统筹协调的能力存在不足，和社区沟通时不说清楚自己的需求和活动目标，也没有后续的衔接跟踪方法，导致社区提供的资源和幼儿园需求对不上，一起办的活动效果也不好。

(3) 时间和精力分配不合理，沟通效率不高。

教师没有科学的工作规划和时间管理方法，没有提前统筹沟通工作；未利用接送孩子的短暂时间、线上沟通平台这些渠道做高效沟通，接送时的沟通只停留在表面，一对一的深度沟通又因为时间冲突很难实现，最后导致沟通次数少、沟通也不够深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3.3. 幼儿园层面

(1) 缺少系统化沟通制度体系。

幼儿园未制定关于和家长、社区沟通的次数要求、内容标准、流程指导，未设计针对不同情况的差异化沟通方案，更未搭建和社区常态化沟通配合的机制，导致教师沟通时没有明确的依据，都是被动应对、没有固定规律，沟通特别盲目，内容也大多雷同。

(2) 师资配置与保障机制不完善。

外部园所环境是影响教师家园沟通胜任力不可忽视的重要条件[7]。幼儿园的工作安排重点都在教学保育、班级管理这些核心工作上，未考虑到教师和家长、社区沟通的工作量，没有合理调配教师、拆分沟通工作，没有设置专门负责协同育人的岗位，教师要承担大量的事务性工作，精力被占用，既没办法和家长、社区做高频次的深度沟通、个性化的精准反馈，就连日常的基础沟通也很难保证。

(3) 统筹协调主体功能发挥不足。

幼儿园未承担起统筹家园社三方协同育人的责任，极少主动对接社区制定共育计划、明确各自的工作和责任，也缺乏有效引导、协调家长和教师的沟通，难以实现“家园社”协同育人。

3.4. 社区层面

(1) 协同育人的意识薄弱，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不够。

部分社区未明确自己在学前教育中该承担的教育责任，认为协同育人只是幼儿园的事，没有主动对接幼儿园需求、了解孩子发展特点的意识，大多是被动回应幼儿园的资源申请、活动协助，没办法形成三方一起发力的协同氛围。

(2) 资源供给不均衡，和幼儿园的需求匹配度不高。

社区虽然有公益场地、志愿者这些好用的资源，却没有好好整理归类，也未专门针对幼儿园的孩子做资源使用的规划，相关的资源信息也传得不及时；而且社区提供的一些资源，没有结合孩子的年龄特点和幼儿园的教学主题，和幼儿园实际的教育需求不匹配，几乎无法发挥教育作用。

(3) 未建立固定的沟通机制，协同育人无法长期坚持。

社区未明确固定的对接人，也没有确定专门的沟通方式和固定的沟通时间。只有遇到阶段性的具体事情时，才会和幼儿园临时沟通，导致双方的信息传递得不全面、不充分；另外，社区和幼儿园一起开展的合作教育活动，也没有明确划分各自该做的工作、没有制定具体的活动流程要求，活动结束后也不会总结反馈效果。这样很难实现稳定、长期的合作育人。

4. “家园社”协同视域下幼儿教师沟通机制的优化策略

4.1. 家长方面

(1) 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化解和幼儿园的理念偏差。

家长放弃让孩子提前学学科知识的功利想法，正确认识学前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孩子的行为习惯、社交能力、身心健康等综合素养；理性看待孩子的安全健康问题，规避过度焦虑与漠视安全提示两种极端，主动接纳幼儿园科学保教理念。具体操作：幼儿入园初期学习《家园共育家长手册》，完成家园共育线上微课学习；每季度参与1次家长课堂或育儿沙龙并提交简易学习反馈；家庭建立简易幼儿居家观察记录，每周简要记录幼儿行为与情绪表现。实施困难与预案：部分家长因工作无法参与线下活动，可提供活动回放、文字简报，开通线上答疑渠道，不作线下到场的硬性要求。

(2) 主动跟教师说清自己的沟通需求，降低教师的沟通难度。

家长清晰地告诉教师自己希望的沟通方式和需求，和教师达成合理的沟通共识；特别关注孩子的家长要理性控制沟通频率，参与度低的家长要主动培养沟通意识，缩小家庭间参与差距。具体操作：入园及每学年更新《家庭沟通需求调查表》，采集家庭偏好沟通方式、希望了解幼儿发展维度、可接受沟通频次、可参与共育活动类型，教师汇总形成班级家庭沟通台账；对于不愿书面填写问卷的家长，利用接送幼儿碎片化时间完成简易访谈登记，不强制书面填报。

(3) 强化主动参与的意识，落实家园共育的责任。

家长应改掉“教育孩子只是幼儿园的事”的想法，主动跟教师反馈孩子在家的表现和自己的育儿困惑，积极配合幼儿园的家园共育任务；深入了解幼儿园的政策通知和活动安排，主动提出自己的意见，让沟通从“教师单方面发信息”变成“教师和家长双向互动”，解决信息发出去没效果、看到了不落实等问题。

4.2. 教师方面

(1) 纠正对沟通的错误认识，树立主动协同的理念。

改掉“只有孩子出问题才沟通”的想法，明确沟通在跟踪孩子成长、统一共育理念、衔接教育方法中的核心作用，养成主动沟通、常态化沟通的意识；重视和社区的协同育人，把社区当成重要的教育伙伴，主动和社区开展常态化的协同沟通，而不是只在处理具体事务时才对接。

(2) 提升沟通专业能力，满足不同的沟通需求。

基于家园沟通胜任力多维框架的启示，教师的沟通提升既要提高认知与技能，也要重视人际互动层面的共情理解[6]。教师结合观察记录研判幼儿发展特点与家庭育儿诉求，建立幼儿沟通档案，实施差异化沟通；将专业保教知识转化为通俗可操作的育儿策略；与社区对接时明确资源需求与活动育人目标，做好后续跟踪反馈；处理幼儿问题沟通遵循“肯定闪光点-客观描述行为现象-协商共同解决策略”的共情沟通逻辑。具体操作：建立电子《幼儿-家庭沟通档案》，重点登记幼儿发展特征、家庭沟通诉求、关键沟通记录与问题跟进情况；对接社区资源填写《社区资源对接申请单》，明确课程主题、幼儿年龄段、资源需求、预期活动成效。实施困难与预案：班级幼儿数量较多会增加文书负担，档案采用下拉选项、语音转文字等简化电子模板，优先记录重点关注幼儿，降低书写工作量。

(3) 科学安排时间和精力，提高沟通效率。

为解决家园沟通无序混乱问题，除提升教师主观沟通意识之外，也需要优化沟通实施方式，保障深度家园交流[8]。教师应制定每天的沟通任务清单和每周的沟通计划，明确工作重点，提前梳理好接送孩子时的沟通要点，确保短时间的沟通有重点、有效果。家园沟通可以充分发挥线上线下融合渠道的优势，借助数字化工具缓解碎片化沟通难题，实现沟通记录归档留存[9]。用预约的方式和家长开展一对一的深度沟通，充分利用线上沟通群、孩子成长记录工具等线上手段，快速记录和反馈孩子的情况，简化统一信息的发布和讲解流程，减少重复的沟通工作。

4.3. 幼儿园方面

(1) 建立规范的沟通体系，明确沟通的标准和要求。

已有行动研究表明,家园沟通乱象的改善不能仅依靠教师个体沟通技巧,还需要完善班级沟通制度、优化沟通方式,以此改变家园沟通混乱无序的状态[8]。制定和家长、社区沟通的次数标准、内容清单和流程指导,针对不同发展情况的孩子、不同需求的家长,设计差异化的沟通方案。由幼儿园、班级教师、家长代表、社区四方共同确认执行,协议核心内容如下:

① 沟通频率:班级群每周推送不少于2次幼儿成长类信息;普通家庭每学期开展不少于2次深度沟通;情绪、行为等重点关注幼儿每月至少1次针对性沟通;园社联络员每月线上碰头1次,每季度召开线下协同规划会议。

② 沟通内容清单:家园沟通包含幼儿成长闪光点、发展状态、家庭育儿指导、安全提示;严格区分公开批量信息与幼儿个体私密信息,禁止在班级群反馈幼儿个别问题;园社沟通包含课程资源需求、联合活动方案、活动复盘、育儿科普资源共享。

③ 责任人划分:主班教师为家园沟通第一责任人;幼儿园设置家园社协同专员作为园社对接总负责人;社区学前教育联络人承担社区端对接工作;家长代表负责收集汇总家庭共性诉求。

④ 反馈闭环流程:诉求登记台账-分类处置落实-向反馈人回复结果-资料归档;一般诉求3个工作日内响应,重大问题24小时内响应。

⑤ 评估指标:沟通台账完整率、家长诉求响应及时率、园社共育活动落地数量、家长匿名满意度、重点幼儿沟通任务完成率。

实施困难与预案:避免台账留痕形式主义,采取随机抽查方式,评估兼顾问卷、访谈,不唯书面材料。

(2) 优化师资配置,保障教师有足够的精力进行沟通。

科学分配教师在教学保育、班级管理和家园社沟通上的工作占比,把日常沟通纳入教师的常规工作;合理调配教师、拆分沟通事务,增设专职或兼职的家园社协同岗位,帮助一线教师处理琐碎的沟通工作,减轻教师的事务性工作压力,让教师有精力和家长、社区做高频次的深度沟通、个性化的精准反馈。

(3) 提升统筹协调能力,引领三方形成协同共识。

幼儿园要主动牵头和社区对接,跟社区一起制定合作教育孩子的计划,明确双方要做的工作和各自的责任;同时搭建引导家长育儿理念的平台,通过家长课堂、育儿沙龙这些形式,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育儿想法;还要建立幼儿园、家庭、社区三方的沟通协调办法,及时化解家长和幼儿园在教育想法上的分歧,推动形成三方一起配合教育孩子的格局。

4.4. 社区方面

(1) 明确自身的协同育人定位,主动和幼儿园联动共建。

明确社区在学前教育中该承担的主体责任,定期走访幼儿园,对接幼儿园的教育需求;设立专门的学前教育联络岗和专属的沟通渠道,常态化向幼儿园推送资源信息、共育想法,从“被动回应需求”变成“主动共建共育”。

(2) 优化资源配置,让资源精准匹配幼儿园的需求。

社区要把辖区里的优质资源全部梳理清楚,建立专门的学前教育资源库,对各类资源做好分类标注,还能及时更新信息;结合孩子的年龄特点和幼儿园的课程安排,针对性设计实践活动、配套提供相关资源,让社区的资源更贴合幼儿园的实际需求。

(3) 健全长效的协同机制,筑牢协同育人的基础。

针对当前家园社沟通无序化、碎片化、随意化及园社协同薄弱、缺乏制度保障的现实问题,需以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为核心,搭建完善的家园社协同育人运行体系,从根本上规避被动沟通、频次失

衡、互动断层等问题。幼儿园应联合家庭、社区三方共同梳理协同育人工作细则,协同制定常态化、标准化的沟通管理制度,彻底打破“有事沟通、无事静默”的被动沟通模式。明确划分家园、园社双向固定沟通周期,细化日常常态化沟通、阶段性汇总沟通、专项问题沟通的时间节点与开展形式,持续夯实三位一体协同育人的工作基础。

4.5. 外部制度方面

部分教师存在家园沟通认知偏差,同时职前培养、在职培训的不足进一步影响教师家园沟通能力发展,需要从职前、准进入到职后构建完整的能力支持链条[10]。沟通能力不足也来自外部制度体系,需要从师范教育、教师准入、在职继续教育层面形成支撑。第一,师范院校优化学前教育课程体系,开设家园社协同沟通相关教学模块,增加多方沟通、社区联动、冲突调解等实训内容,改变重保教技能、轻协同沟通的课程倾向。第二,在幼儿教师准入考核中适度增加家园社协同沟通的情景化考核比重,改变以理论识记为主的考核导向,重视实操能力考察。第三,地方教研部门将家园社协同沟通纳入教师继续教育必修内容,统一提供沟通表单、案例、话术等工具包,供幼儿园直接使用。

5. 结论

“家园社”协同视域下幼儿教师沟通机制的完善是提升学前教育协同育人质量的核心环节。当前幼儿教师沟通机制存在频率被动化、主体失衡化、内容脱节化、信息零散化等问题,其成因是家长、教师、幼儿园、社区四方在理念、能力、体系、机制等方面的多重因素叠加。

优化幼儿教师沟通机制,需构建“多方各尽其责”的协同体系:家长作为共育主体,需树立科学理念、主动参与沟通;教师作为沟通核心,需纠正认知偏差、提升专业能力;幼儿园作为统筹枢纽,需构建规范体系、强化保障能力;社区作为协同伙伴,需明确主体定位、完善资源与机制。唯有多方形成目标一致、行动协调、资源共享的合作伙伴关系,才能构建系统化、常态化的家园社协同沟通机制,真正凝聚共育合力,为幼儿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

参考文献

- [1] 幼儿园工作规程[EB/OL]. https://www.gov.cn/zhengce/2016-03/02/content_5713389.htm, 2016-01-05.
- [2] 教育部关于印发《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通知[EB/OL].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2/content_61459.htm?rsv_upd=1, 2001-07-02.
- [3] 杨晓萍,尹国宾.家园社协同:落实学前儿童科学保教的重要转向[J].人民教育,2024(11):53-56.
- [4] 高铭雨.生态系统理论下家园协同培养幼儿积极情绪的实践[J].亲子,2026(12):26-28.
- [5] 张可可.幼儿教师家园沟通的互动生态:体验图景、关系样态及其优化路径[J].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26,36(3):60-67.
- [6] 刘云艳,陈希.幼儿园教师家园沟通胜任力特征及其提高策略[J].学前教育研究,2016(2):54-63.
- [7] 黄胜梅,王冉冉,方意.农村普惠性幼儿园教师家园沟通胜任力的调查研究[J].教育科学论坛,2025(4):69-74.
- [8] 练田.促进幼儿园教师与家长沟通的行动研究——以郑州市 L 幼儿园为例[D]:[硕士学位论文].保定:河北大学,2020.
- [9] 项基子.数字化家园共育的现状和改进策略:基于 W 市幼儿园的调查[D]:[硕士学位论文].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24.
- [10] 王颖莉,王萍,王菠.幼儿园职初教师与家长沟通的有效策略[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22,43(1):102-108.